

迹、甚爲顯然。若二一、二二兩圖四面之浮雕、皆另製就後、隨意配上、均於遺物說明內詳記其事。如陶壺四六、四七兩圖、湯罍五〇、五一兩圖、肩腹所附之鼻、皆就原器雕鏤、此爲例外。自大部分言、皆採分工合作之制。此種方法、與鈞車運用、有因果關係。蓋柄足花紋之類、非鈞車所能製、故必另製附上、此法迄今尤然。天工開物記造罍甕之法云、

凡罍缶有耳嘴者、皆另爲合上、以泐水塗黏、……凡造歛口缸、旋成兩截、接合處以木椎內外打緊匝口、罍甕亦兩

截接合、不使用椎、預於別窑燒成瓦圈、如金剛圈形、托印、其內外以木椎打緊、土性自合。卷中
陶埴、

按此記爲後世造瓷器之法、故合上後、再塗泐水。但當溝西期陶器、尙不知用泐、故彌縫缺口、及接合處均用泥漿、再塗抹黑色漿液、以掩其迹。又罍甕之兩截接合法、惟大器爲然、余溝西出土之物、形器不大、無用兩截之必要。但器之下部有用刀削痕迹者、如甕類、是以手工法補鈞車製之不足也。